

## 第二章 創作說明

紀錄片並非憑空而來，它需有所本，題材是重要的來源，可是有了題材就像擁有了一塊土地，如何往下打地基，如何往上蓋建築物，建築物的設計、理念，都需要創意在裡面。紀錄片亦是如此，有了題材並不保證一切順遂，後面的執行力，包括問題意識都關係到紀錄片創作的品質，因此創作在整個紀錄片的過程非常的重要。

創意跟企劃、劇情大綱、劇本的設計、甚至跟操作上的表現手法都有關聯，或許有人認為技術就是表現手法，只要表現手法好，對整部片子來說就有很好的創作可言，殊不知根據電影語言學的論述，技術本身是沒有意義的，它只是服務於操作者的一種方法，技術的概念才是有意義的(王志敏，2007)，而這個概念須落實成具體的影像，概念來自於作者的想法，是創意的源頭，它可以解釋創作的用意與目的，累積了一定的創作概念，才可能集結出一部可看性的紀錄片。因此，一部紀錄片的完成不單單只是強調技術，而應看重的是技術創作的背後意義，這些意義都關係到整部影片的架構與劇情。

本片的發想是來自於台灣原住民部落及學校，學習異文化森巴鼓過程等系列的探討，音樂是兩個不同文化融合的媒介，不同文化的部落學校接獲的都是同一個森巴鼓，可是學習一段時間之後，所展現的是不一樣的表演內容及形式，從這裡就可以針對個案的特殊性，去發想畫面的內容該如何的呈現，這就是個案的概念表現，個案概念需把他們的特色做清楚的區隔呈現，從個案的受訪內容與展演形式都屬個案的概念，例如受訪者提到個案城鄉的差距，其最大的不同就在小朋友打鼓時豪放的感覺，東部鄉間小朋友打鼓所獲得的快樂會有嘶吼尖叫的聲音，因此畫面不僅要捕捉到小朋友愉悅的樣子，而且也要強調他們愉悅快樂的特寫。而都會區如樟中的學生打鼓就很文靜，沒有太大的肢體動作，畫面就以學生專注傾聽或操作的神情即可，特寫就不需太強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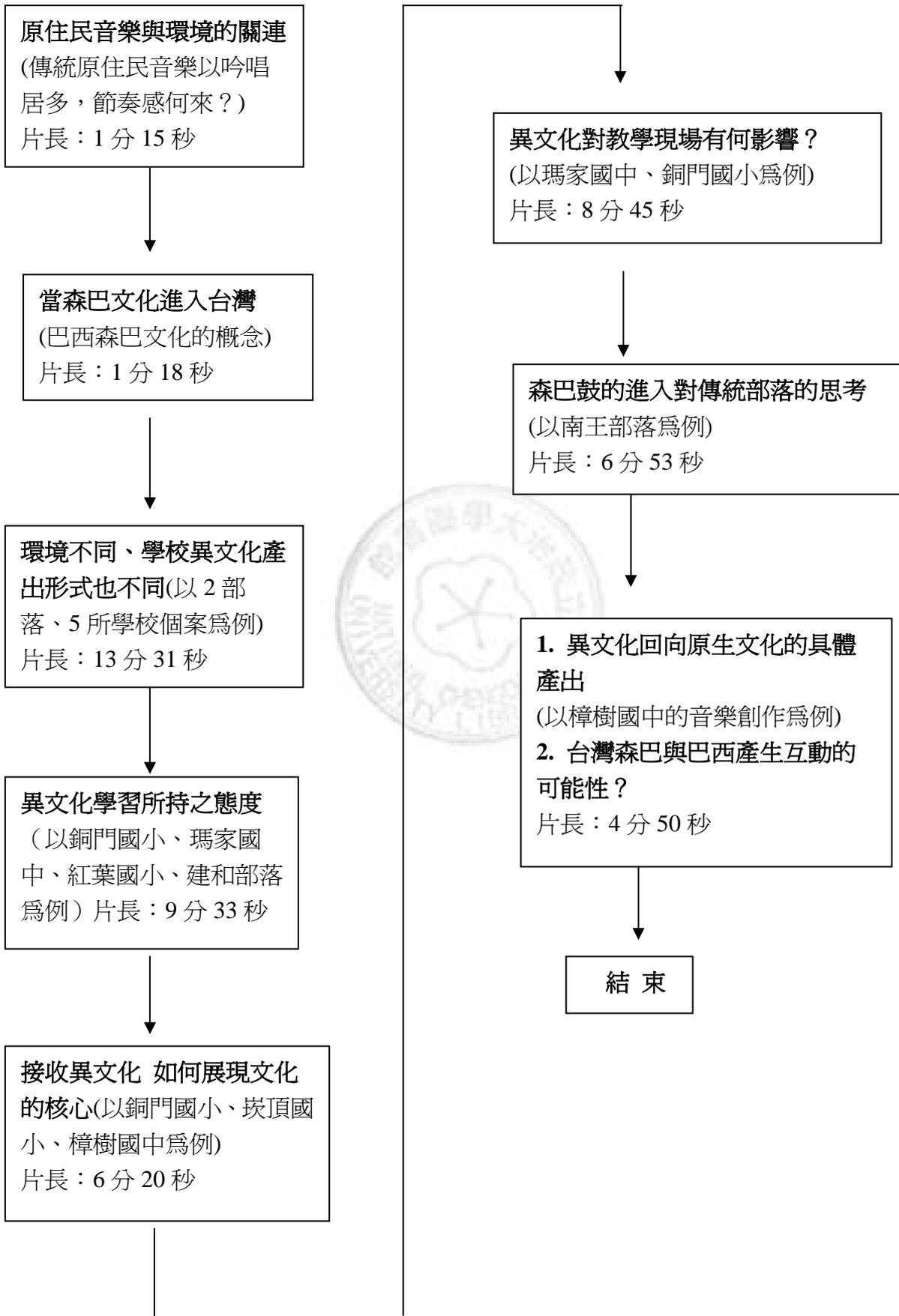
由於本片是音樂的屬性，又是特定音樂的探討，因此在配樂的選擇上就以跟

本主題相關的音樂為主，不僅是台灣原住民森巴創作的產出，如錄製好的 CD 音樂，另外還可以考慮的音源是，老師在授課時教學生所打的節奏，或者是學生展演時一段完整的收音，這些聲音都可以做為配樂之用。聲音包括的有音樂、音效及受訪者的聲音，音樂在影片的時間向度上呈現的是線性特質，不但要算出該段配樂的長度，還要在段落與段落之間考慮過場的設計，音樂是延伸及過橋的概念。聲音在設計上與影像最大的不同，是在於聲音可以不斷的重疊，而不會覆蓋掉原來的聲音，影像會因覆蓋而失去它先前的畫面，所以聲音的設計可以多元，就像本片的片頭設計，就是以原住民的音樂與生活環境的關係為發想，在這裡就大量的運用多種音源、好幾個聲音軌同時併用所產生的效果，至於那一個音軌聲音最大、就以畫面內容的優先考量為依據。

拍攝也是一種創作，有拍攝就會有運鏡，紀錄片的運鏡需緩慢，切勿急躁，廣角如果呈現的是情境，情境沒有特定的焦點，所以情境的廣角畫面就不需要放太久。中景也就是兩人、三人鏡頭則著重於對話，或者是打鼓時師生互動的情況說明，如果它呈現的是有焦點式的就可以多放一點時間。特寫皆為焦點式的呈現，所以它出現的時間會比較長，例如打鼓手的特寫、訪問人物的特寫，特別是訪問者受訪時因談話內容很長，為避免冗長產生枯燥，因此在談話內容上會加入相關的畫面，讓畫面不會太沉悶。真正能表現出拍攝的創作，後製剪接也很重要，剪接可以將拍攝用到最恰當之處，一則交代了敘事內容，二則是讓觀眾看影片時會覺得很順暢。

不論影音是如何的設計，這些設計的概念都必須反映在學習的心得、文化的核心、教育的意義、部落碰到異文化應思考的位置，這種種因素未來都必須經得起檢驗與辨證，看看異文化的融合是如何的演變，與原生文化之間的關係是如何的發展，因此本片就以七個個案做為探討的對象，做為相互的比對以及劇情的鋪陳與敘事。

第一節 影片架構 (總片長 52 分 55 秒) :



## 第二節 敘事內容

由於本片探討的是異文化的接觸，而音樂是其中最主要的探討內容，因此在一開場就以台灣原住民的音樂做為開場，其創想是原住民音樂與生活環境的關係，原住民音樂的起源是從自然環境慢慢衍生出來的，原住民的音樂有吟唱、也有合聲、跟著節奏也有快慢不等的舞蹈。於今觀之，它仍保有相當豐富的自然性，與目前社會所強調的科技，是不太一樣，原住民音樂是有它的獨特與文化價值，換言之，原住民的音樂文化肯定是很豐富的，而且音樂的背後是有故事性的。

在這樣的一個音樂環境與音樂文化裡，原住民碰上一個外來的森巴文化，這兩年快速地在全省各部落小學漫延開來。巴西森巴文化最初進入台灣是以節慶藝術的形式輸入，而且是從都會區開始，同樣的在原住民部分也是從都會原住民學校開始，如汐止樟樹國中。因此讓人好奇的是，為什麼會有那麼多的學生著原住民服飾在打森巴鼓？森巴鼓又是什麼樣的東西？因此本段就以森巴老師 Jimmy 來談巴西森巴鼓，森巴鼓在巴西的背景及樣態有那些，Jimmy 老師在這做了一個簡述。由於森巴鼓快速在部落學校展開，學生學習之後會是什麼樣的情況，是否會有什麼樣的情形產生，Jimmy 老師說出他各地教學的經驗，他在台灣的教學課程就有不同，再加上學校的不同，環境的不同，產出的形式也跟著不同。

接下來的第三段先概略地將個案逐一介紹，包含地理位置、產出形式，第一個探討的個案是汐止樟樹國中，該校附近的樟樹灣原住民社區大都是花東阿美族，近 20 年才陸續遷移過來，因為學校是台北縣原住民的重點學校，校長劉台光女士也希望來充實原住民教育，因此就答應夢想社區基金會讓藝術家進入學校教小朋友打鼓，因樟樹國中學的早，所以音樂內容就比較豐富。跑過許多部落的巴西籍久倍老師，他覺得台灣原住民雖然在歌舞方面比較多，在鼓方面是比較少，但是久倍老師認為這對原住民小朋友來說，是沒問題的，因為他們都很有音樂天賦，又充滿活力，也很熱愛音樂，打鼓就像他們音樂的一部分，很快地就學會了。久倍老師又說，當他們打鼓突然之間那個 Boom 出來的時候就特別高興，

打的特別賣力，接著就會問老師什麼時候可以出去打鼓。小朋友的確是喜歡出去打鼓，就如建和書屋的負責人鄭賀元先生所言，小朋友出去打鼓可以看看外面更大的世界，而銅門國小校長陳明珠更從小朋友的語彙中得出，小朋友出去打鼓是爲了什麼，就是把快樂分享給相遇的每一個人。

每個部落學校剛開始學森巴鼓的時候，都是先從模仿、再到熟練，就像瑪家國中麥豐產訓導主任所說，森巴鼓進入到原住民社區時，多多少少都會加入我原住民的元素在裡面，這樣的一個實驗結果事後覺得還滿不錯的。學校都有許多的社團，由於森巴鼓的新加入，引起很多同學的好奇，都想要加入比較新奇的森巴鼓隊，因此銅門國小校長陳明珠就提出了一個疑問，小朋友因喜歡這個就不喜歡那個了嗎？由這個問題會讓我們想到的是，異文化進入之後，是兼容並蓄，還是取而代之。

第四段所要探討的是面對異文化的衝擊下，其學習態度又應該是什麼？銅門國小校長陳明珠做了以下的說明，她認爲在教學現場有這麼多東西可以學習，爲什麼只喜歡這個(新的異文化)而不喜歡那個(傳統文化)，其實只要小朋友把時間做好規劃，一樣可以同時學習多種才藝，就像她們學校有幾位小朋友，可以同時打森巴鼓、還會木琴、歌唱、也是射箭好手，因此證明小朋友的學習是可以同時的。部落小學人數都不太多，爲了要維持社團能繼續的發展下去，因此需要小朋友能同時多學才藝，特別是跟部落傳統文化相關，就更需要社團的推動才得以綿延下去。反過來看，部落會認爲學校在異文化的學習有什麼會跟部落傳統文化相關，如果沒有什麼關聯，又爲何要學習異文化，銅門國小陳明珠校長剛開始也感覺到有此壓力，後來將太魯閣文化融入森巴鼓之後，倒也覺得先前部落的雜音，現在已成爲學校的動力，更重要的是，新發展出來的異文化表演形式，剛好顯現出與其他鼓隊不一樣的地方，這就是異文化的學習融入在地文化後有自己獨特的地方。

異文化的學習並有當地的文化特色之後，接下來就是如何呈現跟自己文化核心的相關，因此在第五段裡挑了銅門國小、崁頂國小來展現階段的文化核心內

容。花蓮銅門國小不僅將傳統歌謠與舞蹈融了進來，還把太魯閣族的獵人文化也放了進來，並且以射箭做為整場演出的最高潮，陳明珠校長還認為，太魯閣族最重要的文化核心是 Gaya，也就是規範、傳統與禁忌，讓小朋友從收拾鼓開始，就需注意到他們傳統的品格教育。太魯閣族的文化是男獵、女織、紋面、走過彩虹，男人打獵、女人織布，技巧很好受到部落的尊重就在臉上紋面，死後走過彩虹，紋面是一個印記並獲得祖靈的認同，未來才可以回到祖靈歸屬的地方，這就是太魯閣族的文化核心。當小朋友認識自己的文化核心時，每到打鼓唱到自己太魯閣的名字時就會尖叫，這就是民族自信的展現。

台東崁頂國小布農族兩個太陽的故事，就是因為出現射耳英雄將其中一個太陽射掉，才讓布農族生生不息、得以至今。為感念這位射耳英雄，布農族每年春天都會舉辦射耳祭，今年也不例外地在台東的海端舉行全國布農族射耳祭，崁頂國小以森巴鼓隊開場第一個節目進入，並結合以戲劇的方式呈現，獲得在場熱烈的回應，這也是森巴鼓第一次在傳統儀式中做正式的表演。

第六段是以自省紀錄的方式進行，本片先行剪了一段影片給銅門國小的老師觀賞，許多老師看了自己班上的小朋友之後會發覺，透過影片她們看了平常所未見可愛的一面，這是課堂上所無法看到的，因此校長鼓勵老師要多換場域來看學校的小朋友。也有老師在影片中看到城鄉的差距，部落小朋友在展演時非常放的開，不論打鼓、唱歌、舞蹈都展現自如，而且唱到最高點時會興奮的尖叫，這是都會區學校所沒有的現象。還有老師認為有打鼓的小朋友成績比沒有打鼓的同學還要好。另外老師也覺得打鼓似乎也可以成為教學策略，如果小朋友鼓打的很好，可是課業成績不理想，老師很想試試用影片教學，讓小朋友知道功課也可以像打鼓一樣的專注、一樣的好。最後有一位老師很焦慮的提出，原住民音樂跟鼓的結合是很容易，但是如何保留原住民文化的根，而不會被外來文化給侵蝕，這個部分老師認為學校要謹慎、要多斟酌了。因此原住民文化與森巴文化的結合，是有一些不同的產出讓大眾看見，但是站在原住民文化捍衛的立場，如何能保留原住民應有的文化位置，那就要好好地思考了。

原住民部落也有社團在學習森巴鼓，但是他們在接受外來文化時考慮的就比學校來的多，因此第七段就來探討部落裡不同的聲音。在我們的社會裡，經常會在創新與傳統之間做拉扯，台東南王部落的高山舞集林清美老師就認為，她一開始並不能接受這種外來的文化，要引進到部落裡，那種掙扎實在讓人難做決定，林老師認為新的創作是可以，但是創作歸創作，傳統歸傳統，有新創作的時候必須要能把根給留住，這是林老師非常堅持的。另外音樂創作人 Amis 杳互樂團團長少多宜先生更直接的說，森巴鼓這種樂器目前在學校是最好推的了，能不能內化、深化到屬於我自己的東西，那當然要有一個過程，這樣的旋律、這樣的編曲，或許小朋友還不是十分了解，但是以後可能是他學習音樂的一個基礎，但現階段比較重要的是，森巴鼓跟部落之間有沒有可能蛻變成跟我族群相關，那才是關鍵之所在。兩種文化碰撞之後所產生的效應，的確需要聽聽不同意見的聲音，做為日後異文化深入學習的參考。

累積了以上這麼多因異文化的進入所產生的各種情況與想法，不論是學習的態度、不論是文化核心的展現，影片最終所最關心的是，像這樣子的異文化融合是否可以再回到部落文化的可能，這是異文化融合是否可以落實在地文化的問題。音樂創作算是一個指標性的測量，這樣的創作算不算已結合在地台灣的特色，原住民與森巴音樂走到展演與錄音這個階段，算不算是音樂精緻的呈現，這都需要大眾來檢視，樟樹國中於 2008 年 5 月終於將過去所演唱的歌曲，經改編之後在錄音室演唱而發行一張 CD 音樂，因為有錄音資料的留下，就有機會接受各方檢驗的可能，以做為評論之參考，這也是另一種異文化的學習，大家可以來檢視新的產出跟原生文化的關係。透過本片的紀錄內容與表達方式，讓畫面來說話，聽聽受訪者的聲音，或許可以讓觀者得到他自己的觀點，不論來自於什麼樣的聲音，皆讓本片有最高的參考價值。